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用史
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
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賚治之
嘉名且命
經筵進讀
歷朝寶之永以為訓近世建安
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

各從其類豈宋加於通鑑之外
哉蓋通鑑以編年為宗本末以
比事為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
月遼闊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
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
巨海未易遽覩其涯涘得本末
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
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中
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
公之為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
疏濬先後也歟 與蕙淳祐壬子
退而星居四年之間熟得繙閱
每見世道開泰君明臣良一百度
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

至若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頹
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
要其指歸治亂未始不由於任君
子亂亦始不由於親小人安亦
始不由於固民心危未始不由
於固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
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慶

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
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
參稽源委可以昭勸戒於方來
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
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為大書精
加讎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
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

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洧

趙與篡謹書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

建安袁樞編

第一卷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豪桀亡秦

第二卷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南粤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恣

第三卷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感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第四卷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第五卷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第六卷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十一卷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第八卷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第九卷

曹氏篡漢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第十卷

吳蜀通好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 孫琳廢立附

十一卷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晉滅吳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陳敏之叛

第十二卷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第十三卷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乂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氐據仇池
第十四卷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第十五卷
江左經略中原
亘溫伐燕
亘溫滅蜀
亘溫廢立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苻秦滅涼

苻秦滅燕

第十六卷

慕容叛秦復燕 淝水之役 姚萇滅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慕容德據廣固附

第十七卷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劉裕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禿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第十八卷

馮跋滅後燕

蒙遜伐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第十九卷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傳廢立
彭城王專政
宋文圖恢復
宗愛弒逆
太子劭弒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第二十卷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弑
第二十一卷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第二十二卷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乂幽后
六鎮之叛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第二十三卷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 北齊
宇文篡西魏 後周
侯景之亂
第二十四卷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附
西魏取蜀

蕭勃擾嶺南
王琳侍齊 陳伐齊附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衰

第二十五卷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第二十六卷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第二十七卷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唐平隴右 薛舉
唐平河西 李軌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唐平江陵 蕭銑
唐平江淮 杜伏威 輔公祏
唐平山東 劉黑闥

李子通 沈法興

第二十八卷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第二十九卷

正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第三十卷

武韋之禍
太平公主謀逆

第三十一卷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王鉷 楊釗
楊氏之寵
安史之亂

第三十二卷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元載專政
吐蕃入寇 代宗 辛陝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贓
吐蕃叛盟

第三十三卷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第三十四卷

任文用事
憲宗平蜀 劉闢
憲宗平吳 李錡

魏博歸朝 田洪正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河朔再叛

第三十五卷

南詔歸附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劉稹
裴甫寇浙東

第三十六卷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第三十七卷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第三十八卷

諸鎮相攻

朱温取淄青

朱温篡唐 宦官之亂

鄆王篡弑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第三十九卷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王氏據閩中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第四十卷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後唐滅涼

莊宗滅蜀

第四十一卷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弑附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後唐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第四十二卷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
三叛連兵
郭威篡漢 劉旻據河東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終

北京圖書館藏 珍本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三家分晉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

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

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烏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

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果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揆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從與之萬家之邑　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蠭民無叛意智伯

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之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蹠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韓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繞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解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信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泄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惡者惡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豈能欲不至乎愚者雖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歸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潰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亡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獨智伯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人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

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襄子爲伯曾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肖置後封伯曾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爲趙氏後襄子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爲獻子獻子是爲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爲文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爲景侯韓借師於魏以代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秦并六國

周顯王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

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與秦檳斥之不
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
彊秦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
[illegible]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
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
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
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
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
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
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
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
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為
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
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
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
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

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十年衛鞅欲變灋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灋其故甘龍曰不然緣灋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灋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灋衛鞅曰灋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樂其所恆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管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惠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韓懿侯魏

子昭侯立

十一年秦敗韓師于西山

十四年秦孝公魏惠王會于杜平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

十七年秦大良造衛鞅伐魏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趙成侯薨太子肅侯立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爲賦稅灋行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于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心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祖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薨子成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

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納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六年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幣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三晉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一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土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顧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

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
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
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
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
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
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
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因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
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
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令
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蓋蘇君之計
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
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
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
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
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

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於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齊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

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秦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illegible]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illegible]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之約趙肅侯讓蘇秦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云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乃云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寔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

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　楚威王薨子懷王立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

四十二年秦歸焦曲沃於魏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陜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齊湣王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魏還秦還而秦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燕易王薨子噲立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周慎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鄢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鯁申差干濁澤諸侯振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

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

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宣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王噲以國讓子之相子之

六年 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韓許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 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莊豹 秦王稽代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代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聯婚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

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
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
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
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
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
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佯墮
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
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
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
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小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
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
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
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
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
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
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
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
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
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
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　韓宣惠王

襄子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甘世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臨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必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

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昏姻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毀日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迫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殺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

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伐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還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爭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燕請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

故楚使奇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秦王魏王會于臨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侯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

師伐宜陽

八年白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四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爲質於燕國逆而立之是爲昭襄王

九年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illegible]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懼輟伐魏蒲阪二[illegible]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趙王使樓緩之秦　楚王與齊韓合從

十年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芈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爲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爲質於秦而請救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秦人取韓穰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眛遂取重丘

十五年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太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丞相

十六年五月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于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信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

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雎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西至咸陽[illegible]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死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因孟嘗君欲殺之

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即雞鳴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十八年　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謀擊秦至鹽氏而還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

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天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爲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

二十五年穰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

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于夏山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于宛會趙王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九城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嚮秦以伐齊齊之利諸侯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昭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齊湣王出走楚淖齒執之）

秦王於蹇（王里）

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攘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

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齊王子濃章亡在莒齊王臣相與求之立以爲齊王）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爲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有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王使使

者告趙王顧爲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絶秦望王許之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置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溫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於秦秦
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爲一
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
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
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
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
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
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
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
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
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
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
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
寔修武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
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苟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
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焉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
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
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社大梁

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兵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廣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毁而忘毁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畢辭除患而實欲敖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

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太上卿名）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鉦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韓釐王 魏襄王）

（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共伐燕（燕惠王 王噲子 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

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人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

離宮雎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